

侠影红颜（下）

第二十一章

元都观的后院，有不少静室。今晚堂开盛筵，狗腿子鹰爪子到了不少人。

筵开十桌，每桌八人，八十名各地的精美齐聚一堂，可知元都观的实力确是庞大，难怪连血花会也不敢轻启战端。

首席高坐着元都观三子。元都观主反而坐在下位。右首一桌有中条双煞，有游神关彦。

左首一桌，坐着吴家祖孙三代。吴老太大开朗地笑，吴娟姑娘笑口常开，眉梢眼角因有了三分酒意而春横眉黛，媚笑中充满了春情。她不再是温柔娴静楚楚可怜的幽兰，而是春情满布举止轻佻、一身媚骨热情如火的桃花。那位七八岁的黄毛丫头小欣，小小年纪居然会向邻座一位年青人搔首弄姿哩！

酒已半酣，玉虚子兴奋地离座，大笑道：“哈哈哈哈哈！诸位听清了。”

喧闹声立止，鸦鹊无声。

老道掀须微笑，朗声道：“西安天祥银楼的东主，明午便可赶到。这一笔宝石，据尉迟掌柜先期带来的信息说，二十万两银子数目太大，要咱们派人前往押送。银子一到，贫道立即分派给诸位弟兄，大家都有好处。”

欢呼声雷动，声震屋瓦。

老道鼓掌三下，人声骤止。他举起杯，脸色一变，庄严肃穆地说：“饮水思源，咱们得感谢天猴端木施主的神机妙算，至竟此全功，不但除去天威四圣心腹大患，且将宝石夺来大家沾光。端木施主不幸壮烈牺牲，他行前便抱有风萧萧易水寒的悲壮心情，果然一去不回，牺牲了他自己，成全了咱们所有的弟兄，委实令人钦佩。现在咱们奠酒，以慰端木施主在天英灵。”

所有的人，皆默默地离座奠酒一杯，洒洒地的声音，居然令人生出象是幽灵夜泣的感觉。

老道接过小道童奉上的第二杯酒，又道：“铁金刚、极乐僧、蝎娘子、黑衫客四个人，也尽了他们的全力。现在，再奠酒一杯，以慰他们四位亡魂。”

奠酒毕，有人问：“仙长，他们的后事该如何善后？”

老道阴阴一笑，说：“极乐僧的师父几颗不上眼的舍利子，丢在粪坑里一了百了。铁金刚的侄儿，明天派人拖来杀了灭口。蝎娘子那位娇滴滴的小妹妹，过两天派人送来，贫道要看看她是否于贫道有缘，也许要收她为鼎炉。至于黑衫客那傻瓜，吴大嫂……”

吴大嫂噗嗤一笑，接口道：“老身会替他路祭一番，免得冤鬼缠身。”

吴娟接口笑道：“说真的，他死了真可惜，本姑娘阅人多矣，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值得爱惜的汉子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一名大汉怪笑，笑完说：“我的好姑娘，难道我拼命三郎就不值得你爱惜？哈哈……”

大汉的轻薄话，立即引起一阵哗笑。

吴娟柳眉一挑，半真半假地说：“你？你那一身骨头只有四两重，小心本姑娘将你丢给狗吃。要我爱惜，你来呀！”

哄然大笑声中，厅门人影乍现，阴森森的语音直薄耳膜：“盛会盛会，

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众人一惊，人声倏止。

玉虚子推椅而起，厉声问“天罡坛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不速之客是血花会的天罡坛主，右首是一个挟了开山巨斧的大汉，左首是捧着铁琵琶的吕三娘子。三个人把住了中、左、右三座厅门。

一名中年人手急眼快，伸手抓住一条长凳冲出。

一声弦响，吕三娘子冷冷一笑。

银芒一闪即逝，射入中年人的右肩井。

“哎……”中年人叫，冲势骤止，“砰”一声响，长凳坠地。

“嘭”左右厢的花窗同时被击毁，人影幢幢。一座花窗外，站着三个人。中间那人干瘦如竹竿，手中伸出一具儿臂粗、长约两尺的奇形黑色怪筒，前端有九个三分大的圆孔，嘿嘿怪笑道：“我，血花会地煞坛坛主，这具百毒九龙筒中，九枝淬毒龙形针可单发可连发，见血封喉，谁不怕死，站出来让本坛主瞧瞧，看他是不是铁打的金刚？”

天罡坛主接口道：“今晚，诸位摆的是庆功宴，都未带兵刃，因此最好安静些，少安毋躁。谁想妄动，后果自行负责。”

玉虚子有点心虚，色厉内在地问：“施主不可取人大甚，你这是算什么？”

天罡坛主脸一沉，冷笑道：“玉虚子，如果在下记性不差，记得咱们曾经谈过一次颇大的买卖。”

“不错，你……”

“言犹在耳，你没忘了，很好。”

“咱们所谈的……”

“在下银子二千两已经带来了，人呢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要黑衫客。”

玉虚子一直没抓住说话的机会，急急大声说：“抱歉，黑衫客已身死龙角山，咱们的买卖告吹，银子你带回去好了。”

天罡坛主哼了一声，厉声问：“你以为在下相信你吗？”

“你这是什么话？”

“在下说的是老实话。哼！自始你就对本会怀有敌意，没安好心……”

“天理良心，你未免……”

“我没有噬赖你，你是仇视本会。”

“上次会晤之后，防微杜渐，就派了不少人跟踪在下。贫道理该如此。”

“好个防微杜渐，你以为血花会是好相与的？到底你给不给人，在下等你一句话。”

“黑衫客已经死了，你说怎办？”

“生见人，死见尸。”

“哼！你们曾经派人打听了？”

“派了，但龙角山的事，说不定是骗局。”

“贫道……”

“把尸首交给在下，万事皆休。”

“尸首已被乡民埋了……”

“我不信，埋了你也得派人挖出来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我给你三天罡坛主声色俱厉地说。

“你威胁贫道吗？”玉虚子怒声问。

“你怎么说都成。现在，在下要带几个人质。”

玉虚子咬牙切齿地叫：“你敢？咱们拼了你。”

天罡坛主狂笑道：“在下为何不敢？府城是你的地盘，闹出事来有你元都观三子去顶。

双方动作，你人多没有用，你这八十个人，至少也得死掉一半。人命关天，瞒不住人。咱们血花会可以一定了之，你却跑得了老道跑不了观，大好基业将化为乌有。如果我是你，就不敢拼，”

“你欺人大甚……”玉虚子气结怪叫。

天罡坛主冷笑一声，叫道：“人质乖乖的出来，呼一个出来一个……”

被叫出来的人，他们是：游神关彦、彩蝶吴翠英（即吴娟）、青面狼郎再兴、地鼠陈宗魁……共是八个人。

出来一个抓走一个，最后，天罡坛主满意地说：“玉虚子，三天后同一时间，必须把黑衫客的尸体带来襄陵县赵曲交换人质，不然就派人前往收尸。记住：不许用诡计，血花会可不是好相与的。再见，诸位。”

只片刻间，人影四散。

一群人从城西南角追城而出，城壕上早就搭好了便桥，三十匹健马已列队以待。

天罡坛主共来了二十名高手，三十匹健马。二十位高手一阵好忙，先将捆了双手制了穴道的八名男女人质，绑牢在鞍上，两个人侍候一个。准备停当，立即动身南下。

天罡坛主带了兩名爪牙断后，向负责前驱的地煞坛主慎重地说：“兄弟负责断后，你们只管赶路，如发生事故，切记不可停当……”

地煞坛主颇感意外，问道：“咦！你认为有意外？”

“可能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妖道已派人跟下来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我已经发现两个人，他们的身法好快。”

“要不要收拾他们？”

“不必了。他们可能想找出咱们藏身的地方，谅他们也不敢半途抢救人质。但为防意外，必须作应变打算。现在，走吧。”

这是城外西南郊的一座荒林，附近三四里内不见人烟，对面百十步是浊浪滔滔的汾河。

地煞坛主应声叫：“上马！”

“啊……”排在最前面的爪牙，突然狂叫一声，摔倒在地。

“希聿聿”马嘶声震耳，有三匹马同时发疯，把一名人质与两名尚未就鞍的爪牙掀落马下。

马群受惊，四散惊窜。

天罡坛主大惊，拉紧缰绳大叫：“你们怎么啦？”

一阵大乱，有人大叫：“不好，有人暗算。”

坐骑四散，人也四散。

树上突然飘下一个灰影，长笑震天。

不远处也飘落一个娇小的身影，一脚踢翻一名爪牙，一掌拍在马臀上，爪牙的坐骑发蹄狂奔。

笑声徐落，灰影叫：“谁也休想脱身，留下人质再走。”

地煞坛主百毒九龙筒一抬，机簧声震耳。

灰影不见了。天罡坛主却感到冷风压体，本能地闪在马后；后，撒剑叫：“你是人是鬼？”

灰影出现在马的另一面，笑道：“看我这身白衣。”

天太黑，白衣看成灰色，但近了仍可看出是白衣。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林白衣。”

天罡坛主大骇，剑从马腹下急递而出。

健马突然受惊急奔，一剑落空，

林白衣一声长笑，剑化千朵白莲，

“铮铮……”天罡坛主只架住两剑，如飞而遁。人的名，树的影。近些年来，林白衣声威所至，群魔辟易。江湖盛传林白衣，妖魔鬼怪闻风远避。天罡坛主心中早虚，狼狈而遁。

另一端，两个娇小的身影放翻了两个人。接着出现的两个人，也凶猛如狮，冲错间如入无人之境。

地煞坛主百毒九龙筒一击不中，早已逃之夭夭。

群龙无首，爪牙狼奔聚突落荒而逃。

天快亮了，人马出现在三十里外的襄陵县赵曲镇西面，本镇一座破败的大宅中。

八个人质一个不少，全带来了。

夺获人质的五个人，赫然是林白衣林世玉、紫仙子林紫云、红衣小姑娘玫云，林家三兄妹全到了。

另两人是北丐和一手遮天，两位威震江湖的老前靠。

宅院内部负责警卫的人，是两位姑娘的保姆三姨。外面，是关中林家大名鼎鼎的笑判官林祥、摘星换斗林吉。两人是电剑林寿的堂弟，世玉兄妹的堂叔。

赵曲镇的形状、是关中传统式的建筑，四四方方的外堡墙，西面是高大的两座镇门，外形看象一个曲字，所以称“曲”。镇民全姓赵，因此叫赵曲。关中与山西是紧邻，建筑的形式相差不远。但山西愈往北走，建筑形式愈是不同，太原以北，村镇便以堡或寨为主了，地近边墙烽烟不绝，堡与寨便应运而生。

赵曲镇是襄陵县汾河东岸的最大市镇，地当南北的土寨墙，东是商业区，西是住宅区，中间有两座门，设有栅，原则上不许外人擅入镇西，当然有熟人引导者例外。

全镇有二三百户人家，镇西住宅区占地略广，内有深院：大宅，广场茂园。

林白衣兄妹藏身的破败大宅院，主人已在二十年前举家迁至河南开封，在那儿生根立业，宅院中只留有三两个老仆看守，除了每年清明返家祭祖之外，平时极少有人往来。林白衣借了这栋宅院办事，自然与赵家的人沾了些亲故。

镇东商业区，百业竞秀欣欣向荣，车站附近，客店便有五家之多。

吉祥老店，早半月便被血花会的人所包下了。店主虽是赵曲镇的人，但十余名店伙中，倒有一半是血花会的跑腿小爪牙。这里，是血花会的一处联络站。

林白衣兄妹是三天前到达的，吉祥老店中的动静，全在他们的监视下。一明一暗；自然占了不少便宜。

地下室灯火通明，八个人质并未解绑，在壁根下排排坐，一个个垂头丧气。

唯一例外的是彩蝶吴翠英(吴娟)，她那水汪汪的媚目，不断跟着林白衣转。林白衣年青英俊，人如临风玉树，这鬼女人在打他的主意。

一张方桌，一条长凳。林白衣安坐凳上，紫云攻云姐妹俩旁站立。一切停当，林白衣喝声“捉人！”

紫云上前，一把揪住游神关彦的衣领，抓小鸡似的提至桌前一放，冷此道：“站稳了！”

好好回话。”

姐妹俩脸罩浓霜，杀气直透华盖，众恶徒眼中雪亮，乖乖俯首听命。

林白衣嘿嘿笑，沉声问：“你叫游神关彦？”

游神关彦象在猫爪下的老鼠，浑身无力可怜凄惨，脸无人色地说：“是……是的。”

“你是元都观三子的得力臂膀了。”

“在……在下仅……仅是个跑……跑腿的。”

“有关三妖道的恶迹，在下不想过问。但你们在筵席间所说有关黑衫客的死讯，详情如何你得从实招来。”

该死的游神关彦，怎知林白衣与黑衫客的事？以为林白衣这位白道少年英雄，是前来找黑道俊彦黑衫客的麻烦呢，定下心说：“这件事千真万确，黑衫客与天猴五个人，在银洞山与龙角山夺宝，五人无一生还。”

“那是多久前的事？”

“五六天前。”

“你们说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怎能断定他死了？”

“数十人死在两山之间，乡民怕事悄悄加以掩埋，不知埋在何处。反正五个人已找到天猴与铁金刚的尸体，黑衫客的剑也发现了。据金甲神的幸免党羽说，他们设下暗器阵偷袭黑衫客，任何人也难逃大劫，因此知道他死了。”

“有人亲见他死了？”

“确有人见他与蝎娘子倒下的。”

“那人是谁？”

“是金甲神的一位弟兄，已逃掉了。”

“我再问你，三妖道是怎样唆使他们五个人前往夺宝的？天猴是你们的人；你们为何不前往相助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说！”

“三位道长并未对他们寄以厚望，因为天威四圣确是艺业惊人，因此只跟去看看，不敢出面。”游神避重就轻地说，

吴娟赶忙接口道：“有钱可使鬼推磨，黑衫客要钱，所以他自告奋勇前往……”

“谁问你了？”林白衣冷然问。

吴娟汕然一笑，笑得好媚，说：“林爷，你是白道英雄，黑衫客是黑道大贼，他既然已经死了，你又何必追究呢？你把我们带来，你只要开口，我顺从你就是啦！又何必……”

玫云大怒，上前就是两耳光，怒叫道：“你再卖弄风情，我要撕了你的嘴，你信是不信？”

吴娟双颊泛青，片刻便指痕宛然，惊得花容变色，怎敢再多嘴？

由于她的机警及时打住，林白衣并未追问三妖道驱使崔长青前往夺宝的内情。

林白衣改问青面狼郎再兴，细问血花会与元都观结怨的经过。青面狼所知不多，只知血花会派人前来索取崔长青，由于崔长青已派至银洞山，因此三老道拒绝了，只答应半月后崔返回时交人。没料到崔死在龙角山，这件事竟成为血花会与元都观火拼的导火线。

众口一词，皆说崔长青死了。

林白衣兄妹，听从乃叔笑判官林样的主张，且静候二天，让三老道与血花会三天后，寻得崔长青的尸体，前来赵曲镇了断。兄妹三人心中焦灼，但也无可如何。

平阳解州两地风声鹤泪，草木皆兵，情势险恶，血花会与元都观双方的主脑人物，纷纷被召前来应变，剑拔弩张，火拼在所难免。

元都观派人至龙角山，加紧发掘尸体，作退一步的打算，显然对血花会不无顾忌。

血花会却认为人质被林白衣所夺，认为林家与元都观必有往来，必须全力对付，能除去林白衣，今后在江湖便无所顾忌了。

血花会已决定迁出山西解州，能吞下元都观在山西中部的基业，对该会将是一大胜利！

值得冒险一次，因此不惜借机启事。其实，崔长青死了，对该会正是求之不得值得庆贺的事，犯得着劳师动众为死人而火拼？无非是借故吞并树立威望而已。

三天，等待的时间似乎十分漫长。

一天过去了，两天……

元都观的人至龙角山逐处发掘尸体，而崔长青却带了蝎娘子，悄然抄小道扑奔平阳。他知道夺宝的事余波荡存，沿途可能有变，因此昼伏夜行，绕走响水河奔向府城。

四更天到达城外。算期限，已经逾期三天。

他处处小心，认为白天不宜办事，两人便在城外找到一座无人的土窑，埋头大睡。

午间醒来，蝎娘子在他怀中睡得正香甜。他想：“这位毒如蛇蝎的姑娘，想不到却是性情中人，为了乃妹，不惜冒杀身之险前往夺宝，谁说她毒如蛇蝎？”

蝎娘子已恢复健康，但脸颊仍显得有点苍白，蜷倚在他身旁相侵而眠，呼吸平静得无忧无虑。

异性的气息直往他鼻中钻，他想起了绮绿，那一而再要置他于死地的

女人，不由幽幽一叹，不自禁地伸手轻抚蝎娘子的秀发，自语道：“可怜的姑娘，你与绮绿的命运有点相像，但你挑得起放得下，你是个勇敢的女人。”

蝎娘子突然醒来，捉住了他的手，冰颊涌上一抹红霞，有点失措地问：“兄弟，你说什么？”

他摇摇头，苦笑，久久无语。

蝎娘子噗嗤一笑，说：“是笑我轻佻，不知羞与你相拥而眠，确是令你不安吗？”

“胡说！”他笑喝。

蝎娘子幽幽一叹，大胆地轻抚着他的脸颊，柔声道：“兄弟，说真的，久走江湖，我一个二十五六岁曾经沧海的人；要说心如止水，那是欺人之谈。”

“你又在胡思乱想了。”他苦笑道。

“哦！兄弟，你说我们相处多日，象不象一对患难相共的恩爱夫妻？”

“胡说！”

“其实，我们比夫妻还要亲近，还要比夫妻更相互关心……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听我说完好不好？”她娇媚地说。

“好吧。”

“你放心，我不会说那些不堪入耳的话。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；与你这位可亲可敬的人同行，虽同安共枕，我却感到泰然，毫无绮念，只觉得你是个可以信赖的人，似乎你只是个可以完全信赖能护我的大哥哥，一个无邪的幼年玩伴。我想，如果你要我去跳河，我也将毫不迟疑地含笑跳下去。”

“哦！我真值得你如此信赖吗？”

“是的。因此，我相信男女之间，并不是除了爱便是恨的感情极端，而另有一种奇异的纯情存在。”

“呵呵！你得小心，这种想法最危险，男女……”

“哦！兄弟，我不管你是怎样想，总之，你我这十余天相处，刻骨铭心难以忘怀。”她偎在他怀中说。

他摇摇头，说：“可怜的姑娘，但愿这是真的，但这说明了并不是你所谓奇异的纯情在作怪，而是感恩之心在作祟。如果我没安好心，只消略加挑逗，你……”

“兄弟，你不会的，是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兄弟，我想，胡绮绿……”

“我不要提起她。”他烦躁地说。

“你们在互相仇恨……”

“我并未恨她，只有深深的自疚。”

蝎娘子挺身而出，粉脸因激动而通红，神色凛然，爆出一串激怒的火花：“你自疚什么？你吃的苦还不够？这件事，到底谁有罪？你……”

“求求你，不要说了……”

“我要说，不说清楚，日后不但害了你自己，也害了别人。”

“什么？我也害了别人？”

“是的，你会害了别人。你年青，日后，你得成家，你得找个伴侣。而这件事，却永远成为你的梦境，成为心灵的重病，你是个挑不起放不下的人，试问你那未来的伴侣，将如何……”

“我不要成家，我要生在江湖，死在江湖……”

“你更错了，为了这么一个女人，你竟如此作贱自己，未免太不值得了，你对得起你自己吗？我看，你是走火入魔了，你需要朋友的忠告和协助。她目下正在逍遥快活，见一个姘一个，而你……唉！兄弟，你好可怜。”

崔长青不住苦笑，意念飞驰。绮绿与双枪艾文琮在马上的亲昵情景；出现在他的幻觉中。绮绿与栾三姘居他虽然不曾目睹，但幻觉中依然十分清晰。

接着，前情依稀。

金顶山胡家的历险，被迫的激情孽缘。

桥上的金枪贯体，绮绿要杀他的尖叫。

追杀，逃避……

“我为了什么？”他突然大叫。

蝎娘子一怔，讶然叫：“兄弟，你怎么啦？”

他的目光，从幻觉中回到蝎娘子身上。

他并未完全摆脱幻觉，伸虎腕抱住了她。

蝎娘子先是一愣，接着恍然笑道：“兄弟，是我，是完全信赖你的仇萱。”

他苦笑，说：“我想，我会听你的话。”

她亲昵地亲了他一下，说：“好兄弟，不是去想，而是去做，彻底除去心中不必要的自疚，去寻找你终生的幸福。象我，我并不认为我这一生已经毁了，我并不怨天尤人。人，总该有他自己的主见，有他自己的追求幸福和权利的。”

他也在蝎娘子的额上亲了一亲，由衷地说：“是的，萱姑娘，我祝福你。”

她爽朗地笑，说：“兄弟，你是第一个衷诚祝福我的人。”

“我会永远为你祝福的。”

“我也祝福你。”她欣然地说。

“谢谢。”

两人取出干粮，蝎娘子一面进食，一面将血花会解州总秘坛的虚实一一详说。两人食罢休息，娓娓清谈等候日落西山。

平阳附近并未下雨，入暮时分繁星满天。

水利池旁的大宅中，入夜便杳无人迹，戒备森严。这处元都观三子与外界接触的秘宅，警备已加强了数倍。

两个黑影在二更时分，沿池旁小径大踏步直趋院门，引起了一阵猛烈的犬吠。

距院门尚有十余步，路旁的树后闪出一个黑影，沉声问：“什么人？这是私人宅院，不许接近。”

走在前面的崔长青止步说：“是我，游神关彦在吗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黑影追问，语气微愠。

“黑衫客，蝎娘子。”蝎娘子接口。

黑影大惊，扭头便跑。

“站住！”崔长青沉喝。

黑影跑得更快，向院门狂奔，竭力大叫：“有鬼！有鬼……”

蝎娘子笑道：“这家伙疯了。”

崔长青却不以为然，说：“他没疯，而是以为咱们已经死了。”

一面说，一面向院门走去。

“嘭！”院门开而又合，重重地关上了，在外仍可听到里面的惊叫声：“什么鬼？你胡说八道……”

“是黑衫客和蝎娘子鬼魂出现。”

“胡说！”

崔长青不再往下听，在门上踢了两脚叫：“开门！鬼上门来了。”

里面先是一静，接着有人叫：“老天！鬼！果然是黑衫客的声音。”

“嘭！”院门被踢开了，两人大踏步而入。

厅门大开，抢出五个人，灯光外泄，照亮了院子，也照亮了两人的面容。

“老天！”有人惊叫。

两人向厅门闯，五个爪牙骇然急退入厅，如见鬼魅，快惊疯了。

“砰！”崔长青丢下背囊，大声叫：“快叫关彦出来见我。”

蝎娘子接口道：“派人去叫元都观三子来，快！”

两人坐下，五爪牙方神魂入定，伯鬼的念头消失，代之而起的却是伯人的恐惧。一名爪牙惶乱地说：“两位请稍候，小的即派人去请。”

一名大汉上前奉茶，手抖得利害，茶溢杯外惊惶失措，脸色都变了。

崔长青心中不忍，说：“在下与仇姑娘活得好好的，不是鬼，你们不要怕。江湖人如果怕鬼，就不用混了，是吗？”

他并不知，爪牙们不仅是伯鬼，且另有原因。

坐候不久，崔长青突向蝎娘子低声说：“仇姑娘，气氛不对，你感到有异吗？”

蝎娘子也说：“不仅感觉到了，而且预感到凶兆……”

话未完，崔长青伸手将她拖倒，“砰”一声大震，他在倒下时将沉重的八仙桌踢得向侧上方飞起。

“得得得……”一阵暴响，强劲的暗器在一声机簧轰鸣中，暴雨般射在八仙桌上。

厅柱所挂的四盏明灯，突然全都熄灭。

同一瞬间，崔长青在躺倒前发出了一把飞刀。

厅顶建有承尘，飞刀贯入承尘内。

“哎……”上面有人轻叫。

厅中漆黑，在旁守候的三名爪牙，已拔兵刃抢出厅外，向屋顶跳。

蝎娘子滚身而起，正待向外冲。崔长青一把拉住她，说：“不必了，人已走远啦！”

爪牙们空手而回，重新掌起了灯。

“你们熄灯的手法倒是利落呢。”崔长青激赏地说。

一名爪牙接口道：“习惯成自然，崔爷夸奖。”

承尘上出现一个五寸大的圆孔，显然藏匿在承尘内的人，是从圆孔中向下发射暗器的。

崔长青的飞刀，也把承尘射穿了一个洞，显然已把偷袭的人射伤了。

众人察看桌面，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。沉重的八仙桌，桌面厚有四寸，木质坚硬，通常要两个人，方可将搬动，一张床可用一两百年。

七枚龙形八寸长针，射入桌面只留半寸针尾在外。地面五寸厚的方砖，有两枚龙形针没入四五寸。

蝎娘子一惊，摇头道：“这恶贼的百毒龙形针好霸道，可怕极了。”

崔长青拔出一枚细察，不时放至鼻端轻嗅，问：“你认识这个刺客？”

“认识。”

“是天威四圣的人？”

“不是，是血花会地煞坛坛主夺魄神针郭天容的百毒龙形针，用百毒九龙筒飞射，一发九枚，亦可逐一单发，除了他，不会是旁人。”

崔长青剑眉轩动，冷笑道：“好啊！他们竟然找上头来了，好，好。”

“咦！你怎知道上面有刺客？”蝎娘子讶然问。

他指指地下破碎了的茶碗，说：“茶中有倒影，恰好被我看到洞口出现。”

“好险！”

“怪事，他们怎知我会来？这是不可能的，但竟发生了。”他不住嘀咕。

“除非他们早已在此等候了。”蝎娘子说，

门外有人大叫：“三位仙长驾到。”

两人安坐不动，目迎元都观三子。玉虚子领先入厅笑道：“果然是两位施主，可喜可贺。”

崔长青抓起背囊，往三妖道脚前一丢，说：“这里面有百余斤原石，约可琢磨出三四百件上品翡翠玛瑙宝石。天威四圣皆已授首，贵观的心腹大患已除。宝石亦替你夺来，价值数万两银子。咱们五个人去，只回来了两个人，已经达成你的心愿，咱们的事，你也该交代明白了吧？”

三妖道暗暗心惊，但不现词色。玉虚子推下一脸奸笑，说：“那是当然，请坐下谈谈，请坐。”

玉清子坐下笑道：“两位辛苦了，可是逾限四日……”

蝎娘子手急眼快，突然劈胸抓住玉清子的衣领拖起，厉声道：“放你的狗屁！你们说过的，不管咱们此去成功与否，你们都成全我们，这与逾限无关。咱们毙了天威四圣是在十天前，不幸受伤甚重未能及时赶回，这算是逾期？你说！”

玉清子冷笑道：“放手！好没规矩。”

“哼！你……”

“别忘了令妹还在咱们手中。”

蝎娘子气愤，放手叫：“今晚你们如果不将舍妹交给我带走，元都观必定成为尸山血海。”

崔长青也说：“在下今晚必须将吴老太老祖孙带走，快将她们送来，在下不能久等。”

“放心啦！施主少安毋躁。不过，这几天……”

崔长青脸一沉，厉声道：“我不管你们的事，今晚，你们听清了。”

他的目光落在厅外，冷电四射，一字一吐地说：“快把外面的埋伏撤了，在下能手刃天威四圣，能锄除金甲神，你们这些人，说句不客气的话，不够在下磨刀。你们听清了，今晚，五个人的事，你们必须完全交代清楚，不然，休怪崔某反脸不认人。”

玉蜂子大怒，猛地一掌劈出叫：“你好狂……”

崔长青手一抄，扣住了来掌，大喝一声，将玉蜂子摔飞两丈外，“砰”一声跌出厅门，晕头转向。

玉虚子大骇，总算大开眼界，看到了年青人的真才实学，只惊得心胆俱寒，起忙陪笑道：“施主请息怒，在情在理，贫道也将成全你们。来人哪！”

去把吴大嫂请来。”

“舍妹呢？”蝎娘子叫。

“好，把仇二姑娘也带来。”

崔长青接口道：“还有，铁金刚的侄儿，极乐僧的师门舍利珠。天猴有何事物在你们手中？说。”

玉虚子心一慌，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天猴是贫道的知交好友……”“哦！原来如此，他倒是忠心耿耿哩！”

玉清子向外走，说：“可惜他不幸……”

蝎娘子迎面拦住，冷冷一笑阻止他出厅。

玉清子想乘机溜走，却被蝎娘子拦住了，不悦地问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蝎娘子阴森森地说：“玉蜂子已跌出门外，他一个人办事足矣够矣。你，未交代清楚之前，暂勿离开。”

“哼！你不想令妹受到伤害吧？”

“谅你们也不敢。”

“哼！你凭什么？”

“凭你们不敢冒险，本姑娘已看穿了你们。”

崔长青也说：“我黑衫客是个恩怨分明的人，在江湖上混十分重视道义。在下替你们尽了力，你们如想推三阻四另生枝节，在下只好放手干了，希望你们放明白些。”

玉虚子奸笑道：“崔施主，请勿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……”

“你们是君子吗？”他冷冷地问。

“施主……”

“如果你们是君子，在下想不出你们如此推三阻四的理由。”

玉虚子吁出一口长气，苦笑道：“施主有所不知，血花会在两天前……”

“血花会的地煞坛主刚才来过了，桌上的百毒龙形针还在呢。”

“贫道的人已经禀报了……”

“血花会是冲在下而来的。i，

“对，他们向贫道索人，掳走了吴姑娘……”

崔长青大惊，一把揪住玉虚子的衣领，隔桌拖近厉声叱：“什么？你混蛋！你们已经保证吴娟姑娘的安全，如今却说吴姑娘被血花会掳走了……”

门外抢入吴老太太与小欣姑娘，吴老太太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叫：“崔爷，请……请救救娟个……娟儿。天哪！……我好命苦……”

崔长青如遭雷击，向玉虚子大吼：“说！你这混蛋，怎么回事？”

玉虚子脸无人色地说：“血花会倾巢而至，胁迫贫道将你交出，贫道怎肯？被他们掳走八个，吴姑娘不幸也在八人之列。那位天罡坛主临行，勒令贫道三天后将你交出，至赵曲镇交换人质，不然……”

“不然怎样？”

“不然便得派人前往收尸。”

吴老太太以手掩面，呼天抢地地叫：“娟儿，你好命苦，初出虎口，又入狼喉……”

崔长青五内如焚，急问：“还有多久期限？”

“明晨二更。”玉虚子心中暗喜地说。

“到赵曲镇有多远？”

“三十里左右，在南行官道旁，地属襄陵县，是座大镇一问便知。”

崔长青一咬牙，说：“明天，你派两个人领路，把在下的乌骓马备妥，明日申牌初动身南下。”

“施主……”

“不必多说了。”

“施主今晚……”

“今晚在下带吴老太太祖孙离开，明天再来会合。”

玉虚子暗中向吴老太太打眼色，奸笑道：“好，我这就派人替你们准备。”

门外进来了几个人，三名大汉护送着一位娇小荏弱的美丽小姑娘，一位八九岁粗眉大眼的小后生，一人捧着一只檀木匣。

小姑娘年约十四五，一声尖叫，扑向蝎娘子哭叫道：“姐姐，姐姐，姐……”

蝎娘子热泪盈眶，抱着乃妹轻拍着她的肩背，柔声辛酸地叫：“妹妹，苦了你了，哭吧，哭个够对你要好过些，哭吧，我的好妹妹……”

她自己终于忍不住酸楚，声音哽咽，泪下如雨。

蓦地，她纷面生寒，厉声问：“妹妹，他们亏待了你吗？说。”

仇小妹哭泣着说：“他们说，要我做女道士，本来要在昨晚把我带走的，后来又改期，说是要我做什么鼎炉……”

蝎娘子大叫一声，推开乃妹猛扑玉虚子。

一名大汉伸手急拦，急叫：“慢来……”

“噗”一声响，蝎娘子一掌劈在大汉的耳门上，大汉摔倒在八尺外。

崔长青赶忙拦住，劝道：“算了，仇姑娘，你怎能对妖道们寄以信任？人平安已是不错了。”

蝎娘子指着老道切齿怒骂：“你这猪狗不如鲜廉寡耻的畜生！如果本姑娘死在龙角山，我妹妹岂不被你们糟塌了？我……我给你拼了，不杀你怨恨难平。”

玉虚子脸红耳赤地说：“施主请勿误会，贫道岂是寡信的人？那些该死的看守见令妹美貌，胡说八道也是有的，与贫道……”

仇小妹泪盈盈地咒骂：“是你说的，还说了不少不堪入耳的话，动手动脚气死人，你……”

崔长青本来就一肚子怨，火没处发泄，实在忍不住，猛地返身一拳捣在玉虚子的小腹上。

“恩……”玉虚子叫，双手捧腹上体下俯。

“噗！”背心又挨了一掌。

“哎……”玉虚子狂叫，爬下了。

崔长青一脚将老道踏住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狗东西！如果在下回不来，吴老太太祖孙岂不也完了！你说吴姑娘被血花会掠走了，我不信。”

玉清子未带剑，急奔厅角摘取壁上挂的饰剑。

“嗤”一声响，一枚梅花针擦耳飞过，钉在墙上恰好穿住剑的挂带，娇叱震耳：“你敢妄动，得试试本姑娘的梅花针利是不利。”

玉清子骇然转身，不敢再妄动。

玉虚子腰脊被踏住，动弹不得，急叫道：“崔施主，吴姑娘确是被血花会掳走的……”

吴老太太赶忙说：“崔爷，这件事确与老道无关，道长也是一番好意，

将老身从恶贼们手中接回后，便命老身偕小欣娟儿同住。没料到血花会的天罡坛主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侵入内室见人就抓，也是娟儿命苦，恰好在室外碰上了他们，这不能怪玉虚道长。”

崔长青见吴老太太求情，心中一软，放了老道恨恨地说：“如果你在弄鬼，回头在下再找你算帐。”

玉虚子垂头丧气地爬起说：“你这人思将仇报，太不够朋友。明晚到赵曲镇之后，便知贫道所言不虚了。”

崔长青不理他，走近躲在壁角发抖的小后生，含笑挽过问：“小弟弟，你姓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我姓蔡，叫小牛。”小后生畏怯地答。

“哦！蔡一飞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“是我的叔叔。”

“你家在哪儿？”

“在河南陕州。”

“我送你回家，好不好？”

“我叔叔呢？”

崔长青心中一惨，吸口气说：“你叔叔不会回来了，他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。”

“哦！叔叔为何不回来呢？”

“我不是说过，他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吗？”

“我好想念叔叔……”

“小牛，我们都很想念他。哦！你愿跟我回家吗？”

“好的，我好想家。他们好凶，我怕，我要早些离开这些人。”

“好，我马上带你走。”

崔长青立即解腰带，背起了小牛，将舍利匣子揣入怀中，向蝎娘子说：“走吧，离开再说。”

他挽了小欣，带了吴老太太断后，出门扬长而去。

玉虚子跌脚大恨，无限惋惜地说：“王八蛋！真他娘的走了霉运。如果咱们的人不派至龙角山掘他娘的尸，今晚岂不可以把他给宰了？这一来，人财两空，咱们的人质也凶多吉少，完了！”

玉蜂子从外抢入，接口冷笑道：“师兄，放心啦！下一步棋已经布好了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小弟已关照吴大嫂，相机行事。”

“哦！师弟果然，足智多谋，妙极了。”

玉蜂子颇为自负地说：“千防万防，家贼难防；有吴大嫂在那小子身边，还怕他飞上天去？他这一去，保证他与血花会两败俱伤，永除心腹大患。因此，咱们千万不要再派人跟踪他，以免引起他的疑心，吴大嫂是可以信赖的人。”

玉清子问道：“师弟，你仍然要吴大嫂下毒？”

玉蜂子冷笑道：“当然是下毒。”

“可是，他便不能与血花会动手了。”

玉虚子也说：“对，师弟，交换人质与一千两银子固然重要，但比起瓦解血花会来说，又算不了什么了。快去交代吴大嫂，在他们互相残杀之前；切不可下毒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玉蜂子狂笑。

“师弟，你笑什么？”

“师兄竟忘了吴大嫂的绰号，百灵阁婆的绰号岂是胡乱可叫的？她的奇毒药性有快有慢，你还担心她失手不成！她会见机行事的，放一百个心好了。”

崔长青带了人，仍从城东的来路爬城而上，回到破窑洞歇息。

次日一早，崔长青便催促蝎娘子姐妹起身，正色说：“仇大姐，趁天色未明，你们快走吧。”

蝎娘子一怔，说：“什么？你要我走？”

“是的，远离平阳，以免妖道另生毒谋。”

“不，我要助你一臂之力，与血花会周旋。”蝎娘子断然拒绝。

他淡淡一笑，摇头道：“不，谢谢你，，这是我个人的事。而且，血花会中有你的朋友……”

“这种朋友……”

“话不是这么说，朋友有朋友之义，宁可人负我，不可我负人。同时，我应付得了，不必为我担心。有你在，我反而得分心。别忘了，小妹身心俱疲，且是个不会武功的人，你不为她着想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同时，拜托你把蔡小弟送回陕州，你送小妹回家，陕州恰好是顺道。”

“你说？”

“明早我找妖道讨些金银，雇人将舍利子送到风翔大天龙寺，然后护送吴老太太祖孙南行，在赵曲镇救了吴娟姑娘以后，星夜下潼关送她们安顿，回头再与血花会算帐，彻底了断。”

蝎娘子风目一转，说：“好，依你。”

“仇大姐，我会去看望你的。”他柔声说。

蝎娘子欣然道：“真的？你可不能忘了啊！”

“呵呵！你不信赖我了？”

“哦！这一生，我决不会不信赖你。”

“谢谢你的信赖。”

蝎娘子牵住他的手到了窑外，语气沉重地说：“兄弟，我有些话要单独对你说。”

“仇大姐，你要说什么？”他讶然问。

“在银洞山，我很自私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本来，我打算将妹妹许配给你。”

“哦！仇大姐……”

“现在，我改变了主意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你是个不平凡的人，听你与长春老人的对话，我知道你不肯轻易抛弃江湖生涯，不到中年你不会回头。而小妹未练武，她不但不能伴你并肩行道，且是你一天累赘。你两人的个性完全不同，小妹荏弱胆小，跟着你，她会受不了的。”

“哦！你的看法……”

“不是看法，而是事实。兄弟，因此，我劝你忘了胡绮绿，找一个情投意合气相投的爱侣，全心全意去爱她，幸福操在你手，不可轻易抛弃了。你

是我在天地间唯一至爱的人，我不希望你自暴自弃，兄弟，求你，不要让我失望。”

“仇大姐……”他激情地轻唤。

“兄弟，去看我，带了你的爱侣去看我这个永远祝福你的大姐，答应我。”蝎娘子深情地说，捉住他的手轻吻，又道：“记住我虔诚的祝福，再见，珍重。”

说完，她急步入窑。

崔长青怔在当地，仰望着挂在西天的太白金星发怔，思潮起伏，久久不能平静。

姐妹俩拾掇停当，带了小牛向他告别，蝎娘子问：“兄弟，你准备何时动身？”

“申牌左右。大姐，祝你一路平安。”

“谢谢你的祝福，珍重。”

依依分手，不胜低徊。崔长青目送她们的背影消失，方向身旁的吴老太太说：“吴老太太，还有大半天工夫，你们可以放心休息，末牌时分，咱们再进城办事。”

吴老太太笑道：“不必了，我到前面村庄去找食物……”

“我带有干粮。”

“那怎能吃？放心啦！我快去快回，误不了事。”

吃了好几天的干粮，他确也感到乏味，不再坚持，笑道：“也好，快去快回。”

“给你带些酒来，怎样？”

“好，提得动吗？”

他竟然问这位大名鼎鼎的百灵阎婆，提不提得动一些酒菜呢，真是糊涂透顶。

吴老婆婆天亮后带了酒菜回来，他做梦也没料到酒菜中有鬼。本来，谁也防不了在身边的敌人。

未牌正，南关的安乐老店前，雄健的乌骓马兴奋鬣长嘶。两名大汉分别带了坐骑，守候在一部大车旁。大车不是客车，有厢有顶，但顶仅可算是架，四面透空，挡得住太阳挡不住灰尘。这是元都观的人，张罗到的大车，人坐在车厢内，随时可以看清车外的景物，应变也容易，可从任何一面跳出。

申牌初，车辘辘，马萧萧，轻快地驶出南关，向南又向南。

后面里余，一人一骑遥遥跟踪。

玉蜂子已说过，不再派人跟踪，但依然有人跟下来了，而且跟踪者是位女的。

晚霞满天，倦鸟归巢，大地一片红，赵曲在望。

一匹枣红健马迎面而来，骑士看清了乌骓，一怔之下，猛地勒住缰绳。

乌骓飞驰而过，去势奇疾。

大车驶进，护车的两骑士大叫：“让开！发什么？”

骑士策骑旁移，虎目扫过车中的吴老太太祖孙，脸色一变。

“这婆娘还没死？骑士喃喃自语。

大车已远出十丈外，骑士的目光又落在远在三丈外的崔长青背影上，自语道：“我该向他打招呼的。他急些什么？”

最后，摇摇头，又道：“算了。我又何必见他？”

马儿向北轻驰，不久，跟踪的女骑士到了。”

骑士一惊，叫“仇姑娘？是你吗？”

女骑士是蝎娘子仇萱，勒住缰绳讶然叫：“咦！你是……”

“哈哈！真是贵人多忘事，看看我是谁？”骑士笑答，拉起齐眉盖的头巾。

蝎娘子一怔，叫道：“咦！你是龙萧客朱英。”

龙萧客大笑，说：“多年不见，你更美啦！哈哈，一向可好？”

“江湖生涯，好与不好并无不同。怎么，江湖上久未说你龙萧的消息，你与风剑成婚了吧？”

龙萧客脸一沉，叹口气说：“别提了，往事如烟，前情若梦。你呢？”

“我？彼此彼此，往事如烟，前情如梦。”

“往何处去？”

“往南，你呢？”

“往北，邀游天下，隐姓埋名。”

“哦！祝福你，无牵无挂的人有福了，我却要回家，我羡慕你。”

“哈哈！等你知道我的景况，可怜我还来不及呢。再见，姑娘。”

“再见，浪子。”

龙萧客突又勒住缰，叫道：“且慢！”

“怎么啦？”蝎娘子勒缰扭头问。

“往南，要小心。”

“小心什么？”

“你听说过百灵阁婆吴大嫂？”

“哦！那施毒的狠毒女人，听说过，但从未遇上。”

“那只怪你年轻。”

“你见过她？”

“她就在前面的一辆大车上，你要小心别招惹她。这狠毒的老乞丐，居然乘坐这种窝囊大车，岂不可怪？”

蝎娘子如被雷击，花容变色惊问：“天！你是说，她坐在前面那辆大车上？”

“是呀！错不了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“前面是乌骓马，后面有两骑护车，车中还有一位小姑娘？”

“是呀！那乌骓……”

“我的天！你没看错？”

“笑话了，我龙萧客会看错人？那老虔婆烧成了灰，我也可认出她的本来面目。”

“老天爷！完了！”蝎娘子狂叫，策马狂奔。

龙萧客兜转马头，飞骑赶上急叫：“慢走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天！崔兄弟完了……”她狂叫。

“咦！你认识崔长青？”

“他是我的兄弟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他被老虔婆所愚弄，糟了，我得向他告警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她将崔兄弟往鬼门关里送，天哪！”